

《謎情日記》往事並不如煙

曲 飛

人口老化這個議題，近年常常聽聞，因而對此已不知不覺間感到貼身，也許這股無名的意識已暗藏心底，看《謎情日記》劇照時，自然給它定性。但是，作品的精彩卻不囿於年輕人看見長者生活以至思路的心路歷程與狀態，甚至是觀照自己的影子。

改編獲獎暢銷小說

故事的主軸由主角韋東尼接獲初戀情人維妮母親給自己留下的「遺產」開始。這份「遺產」更是異常特別，是自己昔日初戀情人維妮移情別戀的舊日同窗兼好友范亞恩生前的日記。由於，韋東尼一直無法從初戀情人維妮手中取回那本日記，因而翻起昔日的回憶。當年維妮和韋東尼分手，戀上好友范亞恩，韋東尼妒火中燒給二人送上「祝福」信，不久，便傳來范亞恩離奇自殺身亡的消息。斷交四十年，東尼再次接獲維妮的信息，在回憶的碎片中，再透過前妻的「協助」，憶起昔日年少輕狂的三角戀，更翻出驚人的秘密。回憶過後，韋東尼終頓悟自己原來不懂愛惜前妻與女兒。

這齣戲改編自暢銷兼榮獲Man Booker小說大獎的《The Sense of an Ending》（電影中文名《謎情日記》），是康城得獎導演Ritesh Batra（賴舒彼查）第二次執導的作品。

參與演出的演員都鼎鼎有名，包括英國知名演員Jim Broadbent（占布洛德賓），他曾憑《Iris》（《愛莉思的情書》）榮獲奧斯卡及金球獎最佳男配角，2002年又藉《Moulin Rouge！》（《情陷紅磨坊》）摘下英國電影電視藝術學院（BAFTA）最佳男配角，而令年輕一輩觀眾看得開心的《BJ單身日記：生得啦BABY》也有這名老練的演員參與演出。除他以外，還有Charlotte Rampling（夏綠蒂藍萍）這名同

樣來自英國的資深演員，憑《45 Years》（《緣來他不夠愛我》）獲得奧斯卡影后的提名，及奪得柏林影展銀熊獎影后及歐洲電影大獎后冠。

知名的資深演員外，仍有不少好戲之人包括《愛，誘，罪》夏域華特Harriet Walter、《唐頓莊園》米雪黛姬莉Michelle Dockery等。一齣戲當然也需年輕演員，當中包括首次參與電影拍攝的新星比利霍爾，及曾演出《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的Joe Alwyn（祖艾雲）。

單憑演員的陣容及造型，自覺作品是探索人口老化問題應為合情合理的猜想，未料，編劇Nick Payne（力奇派恩）想講的卻遠多於此，矛頭指向每個人、如何詮釋歷史，以及家庭關係等。

支點人物舉足輕重

翻起韋東尼封塵的回憶，正是作品點睛之處，亦相信是小說作者的心思。每一個人都有經歷，都有過去，但是，人生的絕妙地方是，喜歡「選擇性的記憶」，揀選自我感覺良好的記憶去翻帶回想，對自己過去魯莽、衝動甚至莽撞卑劣的行為，會不自覺地在腦海中「上鎖」封存。編劇用剝洋葱式，逐步給韋東尼「開腦」解「鎖」，揭開昔日好友范亞恩自尋短見可能的「謎」底，且透過范亞恩表達了個人對「歷史」的看法。

由於故事涉及「歷史」，再加上，小說與電影畢竟不同，導演賴舒彼查便要不斷交疊時空敘述過去與現在，不過，畫面的跳動並未令人感到疲累或厭煩，箇中原因是導演準繩地揀選了重要的場口憶述昔日往事。

故事雖令人看得入神，也有觀照自身的感悟。但是，這部電影令人感到敬佩的是，原著作者Julian Barnes鼓勵導演「背叛」自己，Barnes認為：「身為盡責的導

演，必須狠下決心，改動小說應該改動的地方。我一直堅信，當把作品交給有見識的導演時，就要放手讓他們的創意高飛。」

正因如此，小說中可能不太著重的角色如韋東尼的前妻、女兒、初戀情人的母親等角色，導演重新賦予她們應有的生命力，把男主角的「缺陷」彰顯出來，最特別之處是透過前妻喚醒了韋東尼一直埋藏心坎的記憶，甚至自我觀照的檢視。

事實上，這部作品一直圍繞著男主角韋東尼演繹，述說着一個男性的故事。但是，不經意的魔法卻在當中施放，女性的無奈、有苦自己知、包容、行為與思想的掙扎等，慢慢地滲漏出來，而不是歇斯底里式或是濫情的高喊叫賣。

至於演員的演出，自不言落在兩名資歷深厚的男女演員占布洛德賓及夏綠蒂藍萍身上。占布洛德賓成功演繹一名自我中心的老男人，而夏綠蒂藍萍的演技更是精彩，戲中她演韋東尼初戀情人的老年角色，出鏡不多，但是，每個鏡頭都看見她成功進入演繹的角色，五味架中的恨、怒、驚、喜、傷等配合角色的年紀與歷練，恰好處地展現出來，沒丁點氾濫，或過於隱藏。出色演員的演繹，即使不看故事，純粹欣賞演技已叫人讚嘆。

筆者雖然無看過得獎小說《The Sense of an Ending》，但是，小說中穿插了多個角色，特別是維妮的母親莎拉，她個人、跟女兒、跟韋東尼以至與范亞恩及其後的自殺原因等，都充滿着令人追看的懸疑及進一步解釋女主角對男主角怨恨的原因；可是，是次改編出來的《謎情日記》，編劇刪除了這些扣人心弦的枝節，選取展現主流的價值觀，為觀眾帶來另一角度的視點與思考。

畢竟人的一生，是一步一腳印累積而成，每步都是印記。



▲兩位資深演員占士洛德賓（右）及夏綠蒂藍萍互門演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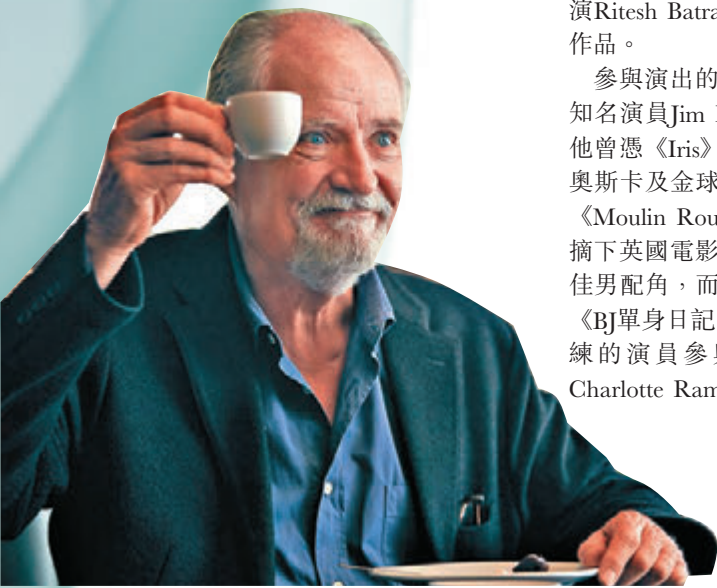


▲愛茉莉莫天瑪飾演維妮的媽媽莎拉，她跟女兒的關係非常複雜



▲編劇認為把韋東尼女兒的戲分加重，對電影幫助很大

▲在多年之後，韋東尼終於要面對好朋友范亞恩自殺的真相，這亦是電影的謎題。莎拉絕非小說中的重要人物，卻是整部電影的核心



▲小說主人翁韋東尼，是過着平靜退休生活的老人。一段發生在六十年代中學時期的往事，突然回來纏繞着他，迫他面對過去，為所有人帶來重大影響

►印度新銳導演Ritesh Batra，二〇一三年自編自導的第一部電影《美味情書》即獲全球多項大獎及提名，包括康城影展金鐵道大獎

文化藝術賞析

「夏來入霜秋，經冬立高楊兀，一個調兒唱不休：莫走啊！咕咕！執拗聲聲，卻喚不到心頭，終是人去樓空守，無盡深愁。」詩人千黛近日贈北京大學圖書館的詩集《問鷓鴣》寫道。在北京大學中文系著名教授、千黛的恩師程郁綴看來，問鷓鴣其實是在問天問地，而每個人心頭都有這些問，哪裏會有什麼現成的、標準的答案。

大公報記者 張 帥 文、圖

詩人千黛：一個調兒唱不休



古人給鷓鴣賦予深情，是「留人」的鳥，「行不得啊！哥哥」是它的標語。千黛介紹說，每次看父母，母親從來都如鷓鴣一樣，「莫走啊！姑娘」是她的心聲！而好幾年了，父母的院子裏住着一對鷓鴣，高高地立在大楊樹上。

程郁綴認為，細讀千黛的詩，其中情感含蓄內斂又一瀉千里，餘韻綿長又淋漓盡致。以上面提到的《問鷓鴣》為例，從首段起，就將鷓鴣持續不停的挽留和人無奈的愁緒放在一個持續不停的時間裏，穿過春夏秋冬，不停地「經冬立高楊兀」。一個「兀」字，多少意味都不用煩訴；一個字，就能包含無法言說的無盡滋味，有「平中見厚」的用字功力。

「不改，就中文系」

千黛也稱，詩的最源頭不是詩句和詩韻，是詩心和詩情。出於心的詩自然帶好韻，像鳥兒的鳴叫、山溪的清唱，自然天成，自韻自律。

不論古體詩還是現代詩，都能讀到存於她自己心中的情流、脈動、旋律、韻致，這被認為是貫穿千黛詩的一個最大特點。程郁綴教授對千黛詩的另一個特點評價是單位詞句

中的詩詞意象比很高，如另一首《綠色日記》裏對戀愛中美好情感細膩精煉的描述：兩片雲，下了雨，雨後的綠色是日記，象形字、形聲字，翻篇，再下雨……令人回味不已，餘香嫋嫋。

當千黛拿着《問鷓鴣》這本詩集供參酌時，北京大學教授程郁綴稱，恍然回首，第一個感覺和鏡頭定格在三十年前。當時，程郁綴作為北大招生組組長前去青海招生，根據千黛的高考分數，他告訴千黛可以改讀法律系時，她那稚嫩臉上明眸一閃，堅定地說「不改，就中文系」。程郁綴說：「高原下午，夕陽的窗外，在當年法律專業已經成為相當熱門的情形下，她的樣子，那時就已經是一首甘願晴朗的小詩了。」

年少輕狂如今悟「真佛」

在經濟大潮滾滾襲來的當下，中文、藝術等人文專業，逐漸從改革開放前的「熱門」變成少人問津的「冷門」。北京大學未名湖邊採訪時，各個專業的驕子匆匆走過，千黛對記者說：「人的發展有兩條，一個是頭腦，一個是心靈。法律、金融、科技豐富頭腦，詩歌的作用呢，則使心靈趨於豐富和美好。」

上世紀八十年代在讀大學三年級時，千黛就提議並和北大中文系幾位師生一起完成了《歷代詩歌愛情佳句辭典》，合作的果實雖青澀，但千黛的詩歌才華已經凸顯。

千黛記得，在北大任教的中國現代語言學奠基人之一王力曾經作詩：「黃裔風流早斐然，輝煌文化五千年，馬班紀傳人為鑑，李杜文章焰燭天。藝苑聘懷生意境，書林縱目扣心弦。讀書更有凌雲志，拾級攀登泰嶽巔。」千黛和當時同樣年少輕狂的同學讀後，覺得「這是什麼詩，根本不是詩」。如今經過多年訪古尋新、潛滋靜修，千黛方才突然領悟：「老先生是『真佛』只說家常話」的那種風格，這種詩是很深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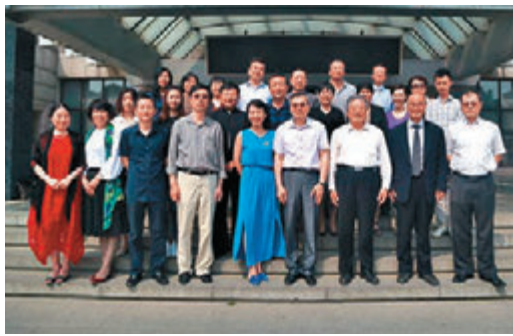
▲千黛作品《問鷓鴣》（右）、《傾城之蝶》被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



▲千黛（左）書贈母校北京大學圖書館

▲千黛在北大未名湖

憶朱光潛：同學，送你一朵花



▲千黛（前排中）與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朱強（前排右四）、北京大學教授程郁綴（前排右三）等合影

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北大讀書的歲月，使千黛得以近距離地聆聽了朱光潛、王力等一大批北大名宿的教誨，像朱光潛先生常說「風行水上，自然成紋」。文章的妙處如此，生活的妙處也是如此。」對於這些諄諄教導，千黛如今依然熟諳其心。

千黛對記者回憶，她在北大讀書的時候，朱光

潛住在當時的燕南園。有一天早晨上課經過燕南園時，她和同學看見朱光潛從自己住所附近的籬笆上摘下一朵小花，然後送給路過的同學說：「同學，送你一朵花！請你好好看看它。」千黛當時感嘆，這就是實實在在地在感受生活本身呀！生活真的不是缺少美，而是發現美的眼睛。

怎麼去界定美的含義？千黛認為每個人的理解都不同，她引用朱光潛的看法談到，同樣一棵樹，木商、植物學家、畫家三個人所「知覺」到的卻是三種不同的東西：「你脫離不了你的木商的心智，你所知覺到的只是一棵做某事用值幾多錢的木料；我也脫離不了我的植物學家的心智，我所知覺到的只是一棵葉為針狀、果為球狀、四季常青的顯花植物、勁拔的古樹；我們的朋友、畫家，什麼事都不管，只管審美，他所知覺到的只是一棵蒼翠、勁拔的古樹。」

八十年代在北大接受的美學教育，使千黛的詩詞自然天成。對這段求學經歷，她認為可貴之處在於：「在北大讀書，不是在於棲身在某位大師的垂訓之下，而是那樣一種氣息讓你感覺已經足夠了。」